

徽品读

书香安徽 风雅江淮

投稿邮箱：hpd2026@163.com

掌心岁月

□ 徐华敏

午后，暴雨如注，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拍打着书窗，砰砰作响。心下一紧，一滴墨从笔尖砸向铺好的宣纸上，墨滴缓慢洇开，脑海里忽然闪跳出电视剧《种墨园》里的一个画面。那是一双手的特写镜头，那双指关节肿得像佛肚竹的大手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渍，掌心被碱水泡得发白起皱，陈年的腐皮一样。那是剧中宣纸传人宣永年捞纸的手。

宣纸第三十五代传人宣永年站在纸坊中，背后是一排排晾着的湿纸，亮晶晶的水珠从纸角往下滴，地上洇出一大片暗痕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看了好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会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转身走回纸浆槽边，又捞了一帘，那一帘捞得特别慢，帘子沉进浆里，停顿了两三秒，再端起来，水从帘缝间漏下去，淅沥声，像一声很长的轻叹。

我眼眶有点湿润，是要经历多少工序、多少匠心才可以造出一张留存千年的宣纸啊！早年写字作画，父亲看见我涂鸦后的宣纸，总批评我，让我不要轻易落笔，让我等，说宣纸不只是简单的一张纸。我仰头问父亲：“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等你的字配得上它。”

那以后，每每拿出宣纸，铺开，提笔，蘸墨，觉着不妥，又放回柜里了。

父亲是乡村小学老师，有一手好书法。幼时，过年的门对子，都是父亲买回红纸自己写。父亲裁好尺寸铺于吃饭的大桌上，我总在一旁摁住红纸顶端，眼巴巴看着父亲手握毛笔，指点江山。

父亲手里的毛笔喝饱浓墨，在纸面勾连折转，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毛笔字变魔术一样跃出纸面。父亲每每写到兴起，会突然叹口气：“还是在宣纸上写字有感觉。”“宣纸？为什么啊？”父亲摸着我的脑袋：“你还小，不懂，红纸僵硬，图的是喜庆，真正写毛笔字还得是宣纸，只有宣纸才经得起墨啊！”“什么纸是宣纸啊？”父亲笑了：“唐朝时期，在宣城的泾县有人用青檀树皮造出了千年不坏的纸，这就是宣纸了。”

儿时，我以为外公做的纸就是宣纸。外公做了半辈子纸。

外公家在方山冲，那里有个造纸厂，外公是纸厂做纸的老手艺人。

端午前后，外公带着村里青壮年，砍下新竹，去掉枝丫，剖成两半，再码进土塘里。一层新竹撒一层生石灰，外公说要腌上一个月。我好奇竹子怎么可能变成纸？常顶着母亲的骂声，偷跑到石灰土塘边转悠。塘埂边，新竹的涩苦味里混着生石灰刺鼻的发酵气味，能把眼睛熏到流泪。

月余后，大人们赤脚踩进塘里捞竹。这时的竹子已经被生石灰腌掉嫩汁，只留下韧劲的竹麻。捞出麻后，泡在溪水里，人工剥去竹皮，潺潺溪水带走灰浆，干净的竹麻堆在岸边，码成一人多高的麻垛，像座座小山点缀在村子里。过不多久，大人们把麻垛拆开，捣烂，筛浆，捞纸。

他捞纸时手腕很稳，一抖，一抬，一张纸就从浆里浮出来，干净利落，像从豆浆锅里捞起一片豆皮，手法一如《种墨园》里的宣师傅。外公每捞完一帘纸，都会用右手大拇指在湿纸的右上角轻抹一下。我问外公：“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抹一下边角啊？”“抹了，我就能晓得这张纸的厚薄匀不匀。”“假如不匀呢？”外公头也不抬，双手不停：“不可能。”我跳着脚问：“凭什么？”“凭我这双手。”外公放下捞纸的竹帘，举起手，日头下摊开，只见手指粗砺、宽厚、指节突出，被碱水泡得白胖，指甲缝里布满黑渍。外公用手指敲了一下我的脑袋：“我做四十年的纸了，纸张厚薄，闭着眼睛都知道。”

那段岁月，纸厂烘房上，村头到村尾的土墙上，整个方山冲都被张张湿纸包裹着，村子上空如丝如雾，氤氲着蒸气。焙笼上，天青色的大石头上，纸干后揭下来，黄中透白，粗糙厚实，摸上去有竹纤维细细的颗粒感。

外公说，这粗糙的纸，不是宣纸。

不是宣纸，母亲也常带些回家，给父亲写字用。那时家里没有厨房，父亲用土砖临时搭出个偏屋，简陋的黑瓦下用毛竹片编了竹篾顶子，竹条纵横交错，下面就是昏暗的灶间了。竹篾顶子编得再密实，也有缝隙，刮风下雨，细小的沙粒就从缝隙簌簌漏下，落在灶台菜碗里。母亲叹口气：“又要用纸糊篾顶子了。”“不怕，外公做了那么多纸，可以糊。”母亲笑了：“你外公做的纸虽然厚，没筋骨的，可糊不了篾顶子。”只见她从柜底翻出一沓纸面发黄，边角卷了的纸，却是父亲从学校拿回的旧报纸，和外公做的纸大不一样。

母亲舀瓢水，倒在锅里，添上柴，抓把面粉，在锅里搅匀，熬成糨糊。糨糊咕嘟咕嘟冒着泡，像极了方山冲麻塘里的生石灰咕噜冒泡，一会儿屋子里满是面糊糊的甜香。母亲把旧报纸摊开，刷一层糨糊，递给我，我踮着脚，一张一张贴在竹篾顶上。报纸上的铅字倒悬在头顶，仰起脖子，感觉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像一群群黑蚂蚁，从旧报纸上顺着我的胳膊爬了过来，一直爬到我眼睛里。我认出了一个“宣”字，指给母亲看，她仰头瞅了瞅，说：“是宣城的‘宣’。”我急忙问道：“是不是宣纸的‘宣’？”母亲笑了：“宣纸是书法家才能用的，你将来练好了字，也可以写在宣纸上。”

到了写字的年龄，父亲给我叠写字的白纸。那纸比家里的旧报纸白，比外公做的黄表纸薄，我问父亲：“这是宣纸吗？”父亲摇摇头笑了：“这就是普通的白纸。”父亲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薄薄的白纸递给我：“喏，这才是宣纸，宣城的宣纸。”这纸乳白色，平整，边上裁得整整齐齐，指肚摸上去，绵软，又不失筋骨。父亲拿起毛笔，笔迹缓慢洇开，父亲揉揉我的头发，说：“中华文明传承千年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有我们的宣纸，你这么喜欢宣纸，改天我带你去泾县看看宣纸的出处吧！”

在宣城泾县，我头一回看见了真正的宣纸是怎么造出来的。

我们去了当地做了一辈子宣纸的老师傅家里，去时，他的院子里堆满了青檀树皮，阳光把他屋后晾晒的沙田稻草晒成了淡金色。几位年轻的师傅熟练地在纸浆槽里捞纸，他们没人说话，手臂在水与帘之间上下起落，节奏呼吸般均匀，手腕一抖一抬，一张湿纸落在旁边的纸堆上。晒纸的师傅从湿纸堆上揭起一张，像掀开一层薄雾，往焙墙上一贴，软毛刷从上往下顺势一抹，纸张服帖地粘在墙上，一丝褶皱也没有。从揭纸到贴平，也就三四秒的工夫。

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，水声哗哗，纸浆翻滚，湿纸张越叠越厚。有位师傅每捞完一帘，便会用右手拇指在湿纸角上轻抹一下。我忽然想起外公，想起方山冲土墙上被风吹得晃动的毛边纸，想起头顶上那些糊了又翘、翘了又糊的旧报纸。

老师傅从墙上揭起一张干透的纸，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昨夜捞出来的，烘到今天才揭下来。”我迎光抬起，光均匀地透过纸张，颜色暖白，像大片的云絮在里面流淌。老师傅接着道：“你可不要小看这薄薄的宣纸，它要经历三百多天的投料，再烘干，才能走到写字的这一步。”

老师傅见我兴趣很浓，抓件隔水围裙递给我，说：“喏，想不想试试捞纸？我做了一辈子的纸，把纸是越做越薄越有筋骨，我带的徒弟好几个都成了非遗传承人了。”

我想起了外公弯下去的腰，学着老师傅，慢慢把一方小小的帘子沉进纸浆里，端平，提起。水从帘面快速四泄开来，未铺洒出去的水从帘缝里漏了下去，留下薄薄一层纤维，湿漉漉地贴在竹帘上。厚的地方发白，薄的地方透光。那瞬间，我仿佛明白父亲说的“经得起墨”是什么意思了。我端起那张厚薄失匀的湿纸，小心地放到旁边的纸堆上。老师傅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伸手把那张纸揭起来，重新沉进浆里。

他说：“再来。”我弯下腰，又沉了一帘。

他伸出手，帮我握紧捞纸帘。我看见老师傅的手指甲缝里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黑渍，手黑纸白，说不清是柔软还是坚硬。外公说过，做纸人的手是洗不干净的，因为那手没有离开过纸浆。老师傅没有说这句话，他那双手说了。《种墨园》里的宣永年没有说这句话，他那双手也说了。

那夜，我满脑子都是弯腰捞纸的画面，捞了一帘又一帘。浆水里那双手起落的样子，和外公一模一样，和泾县每个做纸师傅一模一样，和《种墨园》里的宣永年一模一样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部《种墨园》是在皖南小城泾县拍的，他们在纸坊里架起摄像机，蒸气氤氲如雾，镜头对准了捞纸、晒纸、裁纸一道道工序。我盯着在纸浆槽里捞纸的那双手，看了很久，那双手不是外公的，但和外公的一样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，我知道，那双手被留住了。

外面雨珠声越来越小，推开窗，有点凉。书案上的宣纸被风卷起一角，我拿起毛笔，研墨，舔笔，蘸饱了，悬腕，笔尖落下去的那瞬，墨在纸面上慢慢洇开，像雨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。良久，三个浓墨的大字跃上纸面——种墨园。

秋行

□ 郭多权

午后从鸠江北路拐进芜湖市大阳埠湿地公园，喧嚣便落在身后了。改造后的公园，像是从旧梦里重新梳洗过的女子，褪了积年的尘灰，显出眉眼间的清秀来。

最吸引人的是那片湖。去年底清淤重蓄，湖水澄澈如碧玉，在秋阳下微微漾着碎金。园中规划了三十余座大小岛屿，远远望去，岛上的落羽杉正渐渐变色，有的尚绿，有的已泛出赭红，高低错落，倒映在水中，竟分不清哪是树的影，哪是岛的形。几只白鹭从水面掠起，翅尖点破倒影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，将那些赭红与碧绿揉碎了，又慢慢聚拢。常来的市民说，这里栖着上百种鸟，只是秋日午后安静，鸟雀也多半歇了，偶尔听见几声啁啾，从芦苇深处传来，细细的，仿佛怕惊扰了这满园的秋意。

沿环湖步道缓缓而行，脚下的塑胶跑道是新的，踩上去绵软而有弹性。路旁新栽了许多水生植物，层层叠叠，在秋风中摇曳生姿。最惹眼的是那些紫色的斑茅，正逢花期，一丛丛抽穗开花，浅紫深紫，阳光洒在上面，笼着一层薄薄的绒光。

转过一片柳林，眼前豁然开朗。沙滩，一万多平方米的人工沙滩铺展开来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金色。几个孩子蹲在沙地上堆城堡，年轻的母亲倚在一旁的躺椅上，翻着一本薄薄的书。秋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，碎碎地落在她们身上。更远处，几顶帐篷散落在草坪上，有人围坐着喝茶，有人躺平了晒太阳，偶尔有笑声飘过来，轻轻的，像湖面上浮动的光斑。我在沙滩边缘寻了条长椅坐下，看水波粼粼，看云影悠悠。对面的木屋是新添的，飘出咖啡的香气。周末这里还有小市集，卖些文创好物和美食，林下空间还供应免费的大碗茶。这哪里还是从前那个荒芜的野塘？分明是城市里一处妥帖的温柔乡。

起身往东走，有“蓄水芳泽”“净水叠境”等几处景观，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示范点，如今成了游人驻足的好去处。雨水收集亭、互动水景池，将生态科普融在风景里，孩子们汲水嬉戏，大人们便在一旁的石凳上歇脚。旁边是一片荷塘，夏日该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，此时大半枯了。枯荷擎着焦黄的叶，有的折了腰，有的垂着头，在秋风里瑟瑟地立着。奇怪的是，这枯败竟比盛时更耐看——那是一种繁华落尽后的安静，像旧宣纸上的墨迹，淡了，远了，却有另一种力道。几只枯蓬探出水面，黑褐色的，等风来，把种子摇进水里，等下一个夏天。

往回走时，夕阳已斜，将湖面染成橘红色。远处的栈道卧在水上，一道一道，弯向暮色深处。健身的人多起来了，有慢跑的，有散步的，步伐都不急，像是要把这秋日的好光景慢慢地走完。我看着这满园的人与景，忽然觉得，幸福也许就是这样吧——不必去远方寻什么奇山异水，就在这座寻常的城市里，有一个可以安静走一走的地方。那里有水，有树，有孩子堆沙堡的笑声，有老人家在长椅上打盹的安然。改造了的大阳埠，给了这座城一处可以停泊的港湾，让忙碌的人们得空在这里歇一歇脚，看一看天，听一听风穿过芦苇的声音。

出公园南门时，暮色四合，路灯渐次亮起来。回头望去，公园隐在沉沉的绿意里，只偶尔闪出湖面上的一点微光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又会有人来这里，在沙滩上、在木桥边、在斑茅丛旁，遇见他们自己的，细小而确切的幸福。



秋意 陈墨晗 摄